

花城花事手记

◎ 涂燕娜

粤人爱花，自古而今；花城广州，千年相延。北方大地白雪苍茫，南国广州花开如春，这是自然地理的花城；岁时节序日常烟火，寻常巷陌无处不花，这是百姓生活中的花城。花城之花，开时淡然悠远，落时不动声色，一如这里的人，只安心过自己的日子，任凭外面风大雨大，自有一种“我自岿然不动”的淡定。

我喜欢闲时到芳村茶叶市场朋友处，喝几盏茶，再前往不远处的岭南花卉市场，挑几束鲜花，将偶得的闲暇时光消磨在花香茶香之中。此处名为花地，最初是一片河滩草地，明时村民开垦种植花卉，形成花市，初名“花墟”，后演变成花地，亦是花城最美地名之一。

花卉市场内，简陋铁棚下，堆积着如山的花草，卖花人穿梭其间。来自云南乃至世界各地的鲜花在此集散中转，或前往下一站，或直接进入寻常百姓家。也许，昨日它们还在遥远的保加利亚沐浴阳光，在昆明的高山花场饮着风露，今日便汇聚于此。往来行人，或肩上扛一把，或手中提几盆，总不会空手而归。广州人买花，不分时节天气，不在乎平日或节日，于他们而言，生活，不过一场食事与花事。

最先抵达的是百合区，或笔直站立，或倚靠桶沿，细长整齐的花梗，卵形饱满的花头，将开未开，最是美好。再细看，有玫红色的香水百合，紫红色的葵百合，粉红色的东方百合，白色的麝香百合，黄色的

木门百合……一束百合花，三四十个头，不过二三十元，花美价廉。艳丽的花朵，浓郁的香气，悠长的花期，美好的寓意，让它成为花卉市场的长春款。

继续往前，花海迎面而来。玫瑰清香，牡丹华贵，芍药妖艳，蔷薇含笑，桔梗娇嫩，雪柳高挑，绣球繁茂，剑兰节节高，向日葵明媚，洋牡丹清丽，满天星低调，郁金香清雅，蜡梅低调地开在角落中，鹤望兰卓尔不群，而尤加利叶散发出来的独特气息，十来开外便将其其他花香气息都盖过……它们各自绽放，和而不同，组成一个绚烂的世界。

冬雨淋漓，淅淅沥沥的雨丝落在棚顶，又顺着缝隙流淌到各个角落，买花人悠然前行，管它外面风风雨雨，似春还冬，真是“自在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。”卖花人也并不着急，他们闲坐花丛中，包扎花，拉家常，看行人，安静守着自己一方天地，买卖凭心意。喜欢这种状态，不吆喝，不烦扰，不纠缠，你买你的花，我守我的摊，如此，就很好。人与人之间，无论亲疏远近，皆需要一个适当的空间与维度，才是亲疏皆宜的相处方式。

或许，经过漫长岁月的浸染，花的习性气息，也渐渐渗入卖花人的心性。可见，美好的事物皆含有能量，潜移默化中能影响人的心境与状态。或许，这就是人与自然万物间存在的隐秘联系，人可以影响物，反过来，物也可以影响人。

花海中走过，挑选满满一怀抱的花，不到百元的价格，真正正靛。回到家中，迫不及待将各色瓶瓶罐罐搬出，装好水，拿起花剪，修剪插瓶。不觉想起那年因病辞去工作，独居在城中村一个小单间里的暗沉往事。那时我将自己封闭，只在买菜时才出门，每次见到本地阿婆卖姜花，总会顺手带上几枝，插在瓶中，第二天醒来，姜花全部绽放，洁白似雪，馨香注满房间的每一处缝隙，看得人几乎热泪盈眶。平凡如它，高贵亦如它，只有我知道，在那幽暗的岁月里，它曾给我多少闪光的勇气和希望。

没有一株草不向往春天，没有一束花不渴望阳光，没有一个人不热爱生活。只是，人生哪能事事尽如人意，顺风顺水固然好，却难免不会跌落沟渠，任风雨侵袭。唯有熬过那些暗淡的日子，才更懂得春光明媚的含义。

后来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只要一抔土，我便种下绿色的植物。日升月落，冬去春来，看着花开花落，草生草长，仿佛自己就是其中一株，吸收阳光雨露，积蓄饱满力量，就没有理由自怨自艾暗自伤怀，更没有理由轻言放弃虚度光阴。

春光短暂而美好，时间轻易便流逝，若沉溺在负能量的人或事上，实在是生命的浪费，不如捧一束花，昂首前行，管它是对是错，是逆是顺，做好自己，便是对生命的不辜负。



空林

◎ 钟读花

我在一片树林中行走，空林寂寂。

叶已落，枝已枯，就连地面的杂草，也枯了。冬寒，肃杀了一切。行走空林，脚下窸窣窣窣，不时传出草梗断裂的轻微的咯吱声，似是寂静中的一声声短促的叹息。枯草、败叶，荆棘、断枝，支离的藤蔓，虫的残骸，鸟的遗粪……地面上的一切，触目皆凉。

冬风如虫，冰凉地爬过人心的寂寞。凉生寂，冬凉加剧了空林的寂寞。

想到一个词：空谷足音。可，空林无音，行走的脚步声，生生地被枯枝败叶淹没了，以它们的腐朽和败落。

一个人行走，便愈加觉得孤独。不过，也觉得美，有时候，孤独也是一种美。

树林只剩下一根根的树枝，树枝，如戟如剑，刺向清冷的碧空；树枝，也纵横，也交错，以其特具的方式切割着林中空间，切割成种种图案；图案，又粉饰了天空。于是，天空的蓝，便也变得支离破碎，斑驳陆离了。

斑驳陆离的林空，很美，一块块蓝闪烁，似为天空镶上了一面面不规则的镜片。

于是，空林显得愈加疏旷。空林荡荡，感觉一切如流水，在涌动，在流淌，在扩张。涌动的空气，流淌的风，扩张的意绪——行走中，不断涌出的意绪。

风不大，像一个顽皮的孩子，在空林中蹦跳。蹦跳在地面，便是落叶蝶舞；蹦跳到树梢，就是树梢轻微的颤动；蹦跳到一只鸟的身体上，就能看到鸟的羽毛，扭出一个浅浅的漩涡；蹦跳到人的脸上，便是一阵轻寒。

顺着一棵树，向上望去：天真晴，也真蓝，一种幽幽的蓝，深远，深邃，让人油然而生一份遥不可及的失落感。

好在，有冬阳。阳光很弱，橘黄。阳光在林空飘浮，在树枝上流淌。

橘黄的阳光，在林间恍恍惚惚地闪烁着，眯眼望去，很迷离，很堂皇，也让人觉得美。看向远处，阳光竟然是碎碎的，碎碎的。阳光也被切割了，被一根根的树枝，还有一缕缕的风，切割了。

我在林中行走，莹莹然，踽踽然。我看到前面不远处，三两只花喜鹊，正在蹀躞觅食。走近了，花喜鹊喳喳鸣叫几声，霍然飞上了树梢。一群麻雀，从远处飞来，在阳光下，飞如星点，哗然而落，栖止在几棵树上，唧唧唧地叫亮整个空林。

树林，靠近一条河流。因此，我还看到了乌鸦，看到了雪鸡……

叶落了，枝枯了，但许多鸟儿还在。

我在空林中行走，俯身，拾起一段枯枝，我从枯枝上看到了从前的绿叶和曾经开过的花。我从地面上，觅得了一只枯蝶，是一只蝶的枯尸，但它却让我看到了春天：姹紫嫣红。蝶飞蜂舞，那是一个华丽的季节，也是一个热闹的季节。

我的眼光，落在一棵棵枯树上。

我知道这些树，虽枯，却是枯而不死。在一定程度上，枯就是一种记忆，而记忆也是一个节点，连接着过去和未来。树枯，是一棵树生命季节的必然历程，它只是一次暂时的退场，本质上，却是自身生命的一次重新酝酿和积累。

我知道，那些鸟儿，或许，就是新生命的呼唤者。

在鸟儿们的声声呼唤中，一个新的一年即将到来。

到那时，芽将新生，花将盛放，树林将重新郁郁葱葱。

所以说，空林，是有一种更深层次的美的。而这种更深层次的美，正在于空林的酝酿和积蓄——它，酝酿、积蓄着一个新的未来。



老屋有喜

张成林摄

慢火煮茶细品冬

◎ 刘治军

冬日里，北风呼啸，寒气逼人。然而，在乡下的老屋里，却弥漫着一种宁静和温馨。父亲喜欢喝茶，特别是砖茶。每到冬天，砖茶就成为他的必需品。他会在煤炉上慢火煮上一壶醇茶，享受着属于他的冬日时光。

冬天对父亲来说是一年中悠闲的时刻，结束了一年的忙碌，完成了琐碎的农事，他才能悠闲地坐下来，品一品时光。父亲煮茶的壶不大，但极其精致，铜色的壶身配着长长的壶嘴，看一眼便让人觉得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壶。正因如此，至今我都记得那把茶壶的样子。

父亲煮茶甚是讲究，每一次煮茶前他都会反复地清洗茶壶和杯子，清洗茶具时像呵护田里的幼苗一样小心翼翼地生怕磕着碰着。每次煮茶父亲都会去山里接最清的泉水，而且每一次都是清早去，父亲常说：“清早的水有灵气，喝起来更顺口，更绵甜……”不管对不对，多少年来父亲一直都是这样。

雪后的塬上空阔而静谧，虽没有夏的喧嚣、春的活力、秋的丰收，但它别有风味。冬，让一切都变得静谧，凝固在时间的呼吸中，展现着冬的别样风情。视线穿过窗外的柏树林，远处的山峦仿佛被铺上了一层雪白的绸缎，一眼望去，白得耀眼，犹如一幅精美的画卷镶嵌在塬上。那阳光也是一样的耀眼，风一吹，卷起片片雪花，在空中翩翩起舞，如同天使的羽毛轻盈地舞蹈在冬的舞台上。这样的冬是最惬意的冬。

炉台上，父亲的茶壶嘘嘘直冒白气，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壶盖，把准备好的茯砖茶倒进壶里，盖上盖，让茶慢慢地煮。屋内的炉火噼啪作响，壶内的茶叶来回翻腾，慢慢地茶色渐浓，茶香逐渐弥漫开来，弥漫在空气中，飘满整个屋子。此时闭上眼睛，感受那股淡淡的香气，仿佛被带到了一个个安静而祥和的峡谷，那香气清远，让人神清气爽……

暮色沉寂，我们一起围在火炉旁听着父亲讲古，

也讲我们童年的趣事。说话间母亲给壶里加一勺食盐，搅一搅，一壶塬上人离不开的茯茶就煮好了。每人倒一杯，轻轻地抿一口，那茶温润的口感和醇厚的味道直击人的味蕾。茶水在口中铺展开来，如同和煦的阳光照进心底，温暖了我整个身体。那感觉是一种内心的满足，一种对生活的感悟。

明亮的灯光下，母亲不停地续水加茶叶，我们喝了好多壶茶。一杯杯茶水间我们一起分享了每个人的这一年，有悲、有喜、有感慨、有彻悟……这或许就是人生的意义，生命的价值所在。

每一个冬天都会带给我们的伏砖茶一样的景，却给我们留下不一样的感受。慢火煮茶，细品冬，这是幸福的时刻，也是感受美好的时刻。在这样的时刻里，我沉浸在冬天的美好里，感受到了冬的魅力。

在这个寒冷的冬夜里，让我们一起煮一壶茶，让茶香弥漫整个屋子，没有什么比一杯热茶更能温暖人心。

冬闲吃瓜子

◎ 彭昱

瓜子，当推冬日第一闲。丰子恺在《吃瓜子》这篇文章里说，中国人人人都具有三种博士的资格，拿筷子博士，吹煤头纸博士，吃瓜子博士。这三者，的确是中国人独得的技术，其纯熟深造，想起了可以使人吃惊。

在诸多零食中，瓜子有着平民的光泽。冬闲吃瓜子，老少皆爱，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。过年待客，日常消磨光阴，庆贺新妇进门，添丁进口，或送别一位老人离别他的风雪柴门，都离不开瓜子的身影。

瓜子身上，牵系着悠悠往事。儿时在下，最喜欢赶庙会。一个老人，推着三轮车，远远地吆喝“瓜子”“瓜子”，声调缓慢而深远。五分钱一包，一张纸折成三角盛着。几个小伙伴分着吃，手上嘴上都是黑的。这场景，像日历上一幅泛黄的旧画。

小小一把瓜子，演绎生活的妙义。咸的，甜的，五香，鸡汁，干炒，奶油，喜欢什么味道，都可以随着自己的性子选。但即使最简单的五香瓜子，也要经过清

水浸泡，大火小火的烹煮、加料、炒制、晾干、包装。这个过程，与我们的生命旅程如出一辙——磨砺，是人生的必经。

现在，瓜子出现在一只淡绿微凉的果盘内，随意而漫不经心地摆放着，像是丰子恺的漫画小品。我斜斜地躺在沙发上，半靠一个抱枕，拿一本书随意翻看。沈从文的湘西，刘亮程的村庄，李汉荣的南山，远去的故事，像一朵一朵的小菊在水中盛开。瓜子伴书，犹如花生佐酒，心境甚是逍遥。

吃瓜子的重点不在吃，而在嗑。同样是嗑，却有着境界的高下。闲来无事的妇人一边嚼着飞短流长、鸡零狗碎，一边用白齿格格地一咬，再吐出来，用手指去剥，一派吃心吐皮的无赖气。优雅的法法，则是三五贴心闺蜜小聚，皓齿红唇，唇合齿轻，用门牙去咬它的尖端，咋的一响，壳的两瓣尖头便向左右绽裂。那手敏捷地转个方向，头也帮着微微一侧，使瓜子水

平地放在门牙间，用上下门牙咬住瓜子肉的尖端而抽它出来吃。声音清脆可听，姿势妩媚动人，连丢去的瓜子壳也模样姣好，如朵朵兰花。

张晓风笔下，瓜子带有温馨的格调。夜深了，夫妻两人各自看着书，各自嗑着瓜子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孩子们也爱瓜子，可是不会嗑，把嗑好的白白的瓜子仁放在他们白白的小手上，他们总是一口吃了，回过头来说：“还要！”围炉而暖，爱人的陪伴，对孩子的疼爱，都在一把瓜子中缓缓闪现。

其实，写散文和吃瓜子是一个道理。散文形散而神不散，且情景交融，轻点慢晕；瓜子散而紧致，精心炒作，细嚼慢咽，二者都需要耐心，一点一点咀嚼品味。而日子，一天一天像嗑瓜子一般过着，细细碎碎，不缓不急。世事安稳，岁月静好，一颗心就是妥帖的。

就这样过冬吧，等着大雪倾城，住在一粒瓜子壳里，自有十里春风。

冬说乌桕

◎ 姚中华

少时学唐诗，读到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：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十多岁的我把它背得滚瓜烂熟，并叹其意境之美。后来，不知在哪本书上读到对该诗的注解，说枫树多长北方，且不喜水，而南方水边多生乌桕树，两者都有逢秋叶红的习性，因此认为诗里的“江枫”指的不是枫树，而是乌桕。

我那时没有见过乌桕树，心想，不管这种解说是否成立，乌桕一定该是非常美丽的树种了！从此对其心生向往。当然，这不过是一种书生情怀，很快便湮没于红尘俗事。

一直到2013年，当我到安徽塔川游玩时，才见识了乌桕树，虽然已是晚秋，错过了观赏乌桕的最好时节，仍然为乌桕的美所震撼。

它们或一株独立，或三三两两，矗立在山岗、田埂、溪边，高大粗黑，苍劲虬曲。有的一身红叶，在萧然的秋色中临风独放，令人想起古时候那些着了盛装站在村口盼望夫君的徽州女子；有的落叶已尽，条条枝丫像剑戟一样四下伸张，犹如一个个保卫村庄的武士；有的挂着一半的红叶，秋风一起，簌簌作响，像寒冬里劳作喘息的老农……

乌桕红叶，是塔川秋色的主角。对落叶树来说，树叶多经霜而黄，而红，有一种别样的美。说起红黄叶，虽然还有枫树、银杏、鸡爪槭等树木，但我最爱的还是乌桕。银杏、无患子的叶子呈现一种艳丽的明黄色，鸡爪槭叶则是鲜艳的血红；枫树和梧桐其叶往往在变色的同时枯萎变形，表面变得“锈迹斑斑”，整体呈现一种暗黄色。乌桕红叶则不同，是一种红中带黄的琥珀色，叶面整洁亮丽，晶莹剔透。如果把落叶树比作人的话，那么银杏、无患子等就是鲜衣怒马的少年，梧桐

和枫树是满面沧桑的老人，而乌桕树，则是一个经历了风霜雨雪之后依然踌躇满志的中年人，它最切合秋天这个季节。

细观乌桕树，满树红叶颜色并非整齐划一，随受到日照的不同而变化，由黄到红，由曙红、嫣红到猩红，形成一种层次感；就是一片叶片上的红色也浓淡不一，像一块天然的琥珀。秋风一吹，满树红叶簌簌作响，摇曳生姿，让人想起雍容华贵、仪态万方的中年美妇。

吾乡属江南水乡，正如本文开头所说，以前确实有很多乌桕树，那时人们用乌桕籽来榨油，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。后来，榨油不用乌桕籽了，乌桕树也渐渐绝迹。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只有在古诗中感受乌桕的美。南朝《西洲曲》有“日暮伯劳飞，风吹乌臼树”一句，很引人遐想。

现在大搞森林城市和美丽乡村建设，吾乡的乌桕树也渐渐地栽种起来。几年前我住在城里的时候，小区东边的公园里就有一株乌桕树。秋日归家，就见她一袭红衣立于湖边，她没有塔川那些大乌桕树那样遒劲的雄姿，但她婀娜的身姿，琥珀般的红叶，在这个水乡公园里也是特别吸引眼球的。

两年多前我搬回老家镇上，那年秋，欣喜地发现老屋西边的小树林里有一排红叶树，那火焰般热烈迷人的红色吸引我走过去——果然是乌桕树！如此，每到秋天，我都要到这排乌桕树下坐一坐，走一走，踩着如碎玉般的落叶，沐浴着树缝里漏下来的琥珀色阳光，犹如置身于一个琥珀建造的宫殿……

现已入冬，乌桕卸下红装，绽放出满树的白籽，远望犹如白梅盛开，正如元人黄庚成《东阳道上》所言：“前村乌桕熟，疑是早梅花”。